

· 海外中医 ·

19—20 世纪之交美国华人中医师的 执业策略与浮沉侧记

戚瑜清, 郑 洪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杭州 310053)

摘要: 19世纪末中医药行业在美国快速发展, 黎普泰、谭富园和谭良三位华人中医师走出唐人街, 成功地在非华人社区开展业务, 并取得美国人的信任和尊重, 较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分析他们的生存和融入策略, 既在于以优秀的技术体现中医药的独特价值, 以疗效赢得立足基础, 也表现出善于调适话语, 打破文化障碍, 从医疗服务上升到文化传播, 但随着美国医事卫生管理的加强, 他们的事业遭到终结。这一案例不仅对中医药跨文化传播具有借鉴作用, 也对当代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启迪意义, 反映出本土后盾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医师; 美国华人; 生存策略; 文化传播; 黎普泰; 谭富园; 谭良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6.004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6-0540-11

Sidelights on Practice Strategies and Fortunes of Chinese-Americ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QI Yuqing, ZHENG Hong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dustry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ee Chinese-American TCM practitioners, Li Po Tai, Tom Foo Yuen and Tom Leung went out of Chinatow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businesses in non-Chinese communities, gained the trust and respect of Americans, and better integrated into American society. The survival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practitioners lay not only in embodying unique value with excellent treatment skills, gaining a foothold with good curative effects, but also in adapting discourse, breaking cultural barriers, and rising from medical service t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medical and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careers came to an end. The case of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8ZDA175)

[第一作者] 戚瑜清 (ORCID: 0000-0003-3078-0768), 博士; E-mail: qiyuqing110@126.com

[通信作者] 郑洪 (ORCID: 0000-0002-2938-4074),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ysgzh@163.com

the three practitioners not only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CM talents, but also has a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local backing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Chinese-Americans; Survival Strateg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 Po Tai; Tom Foo Yuen; Tom Leung

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历史悠久。早在18—19世纪，中美双方在贸易往来中就有中药材与中医书籍的交流，两国之间往来的传教士也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医药知识，但传播范围并不广泛^{[1]490}。19世纪中叶，由于美国淘金热潮，华工出洋并形成海外华人社区后，中医药才开始真正作为一个行业在国外出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医药在美国快速发展的阶段^{[2]174}。华人皆信中医，大多数中医师主要为华人服务，故中医师与草药店（医馆）在华人聚集之处的唐人街甚为流行。尤其是在“排华运动”期间，旧金山唐人街草药店由原来的15间增长至53间^{[3]84-85}。埃米莉（Emily Shao-Fan Wu）指出当时华人不能在西方医院里接受治疗，唐人街的中医师与草药店为华人的健康提供了重要保障^{[4]64-65}。

但有少数华人中医师并非仅在唐人街行医，而是进入当地社区，不仅立足而且取得很大成功。这些人包括在美国旧金山的黎普泰（Li Po Tai）^{[5]180}、洛杉矶的谭富园（Tom Foo Yuen）^{[5]185-186}、俄勒冈州的“神医”伍于念（Ing Hay）^{[6]94-96}、爱达荷州的卓亚方（Ah Fong）^{[7]323-324}等。在一般的认识中，美国当时不仅存在排华风潮，而且中医药在西方没有民众基础，按理说很难走出唐人街。因此，上述华人中医走向非华人群体的现象很值得探究。潮龙起^{[8]82-84}、张纯如（Iris Chang）^{[9]238-240}等研究者曾以苏松、谭富园、谭良等人为例，提及了华人中医师群体在美国行医时所面临的各种限制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宣传策略与应对措施，但并未进行专题研究。近年对伍于念的关注也较多^[10-11]，其故事还被拍成纪录片，但是由于他留存的主要是实物资料，人们对其行医经历不甚清楚，通常只是简单地将其成功归结为医术高明。中西医知识体系截然不同，在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曾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后来在美国也有同样的论争^[12]。因此华人中医师在相异文化环境下取得成功，仅仅从医术角度来讨论显然不够充分，还应更多探究他们生存、发展及融入美国社会的策略。

一、两代华人中医师的行医经历与成就

黎普泰、谭富园和谭良是当时在美华人中医师中较为著名者，他们既有亲缘关系，又有医术传承，先后相继的行医历程大致覆盖了近代中医药业在美国的发展时间。他们既有著述传世，又在美国报刊留下许多报道，可以作为探讨近代在美华人中医师生存策略的案例来考察分析。

（一）黎普泰、谭富园、谭良生平

黎普泰（Li Po Tai, 1817—1893）（图1），广东顺德人，在19世纪中叶加州淘金浪潮之时来到美国，于旧金山唐人街开设医馆，初在华盛顿街，后搬至都板街夹企李街锦生堂楼，“普泰医学甚深，有药到回春之效，且能广事宣传”^{[5]180}。1854年曾在美国第一份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上刊登医馆广告^{[13]120}，1865年以后，黎普泰之名出现在各类英文报刊上。报道称黎普泰是旧金山著名的中国医生，“治愈病患的数量与白人医生相当”^[14]，每日所诊人数以百计，病患来自美国各地，“中西人士皆登堂求诊，门庭若市”^{[15]314}。黎普泰为人乐善好施，曾任旅美三邑总会馆值理，为华侨赠医施药，排难解纷^{[5]180}。在各大英文报刊中，黎普泰一直以丰厚的收入而闻名。1876年，《威明顿每日商报》（*Wilmington Daily Commercial*）、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等报刊报道黎普泰拥有75 000美元的房产^[16-17], 1883年,《菲利普斯堡先驱报》(Phillipsburg Herald)等报刊报道黎普泰年收入为70 000美元^[18-19]。此外,黎普泰凭借出色的医术,治愈了美国参议员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和州长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的疾病,并与他们成为朋友。1893年,黎普泰病逝,他的家人在旧金山唐人街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而隆重的葬礼,中国领事和使馆人员,以及多位华裔、白人均有出席。美国报刊以大幅版面报道了这场葬礼的详细流程,并配有图片,称这是一场古老而丰富的中国式葬礼,黎普泰作为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人,这是给予他最后的仪式^[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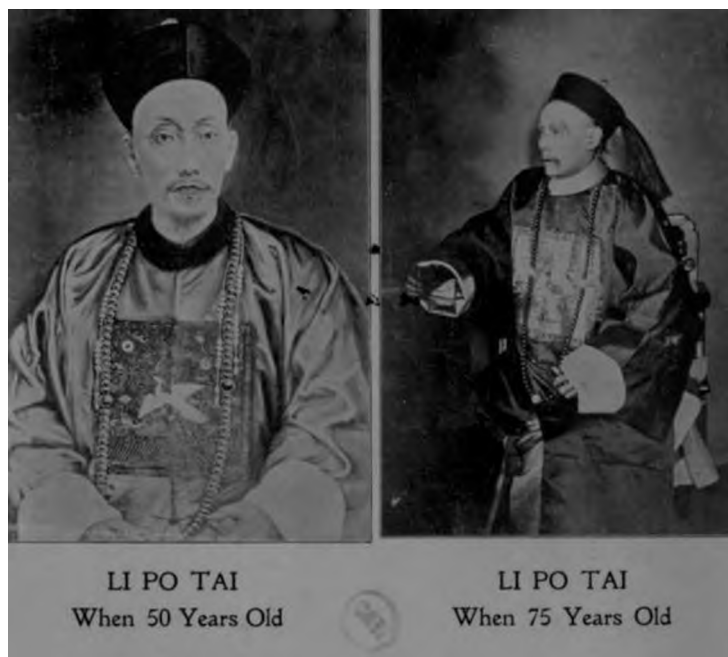


图1 黎普泰画像(图片来源于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谭富园(Tom Foo Yuen, 1851—1947),广东顺德人,父亲业医,母亲是黎普泰的妹妹。富园幼时曾随父母来美居住过一段时间,后因为旧金山的气候远殊于广州,于是举家回国,回国后谭父继续在广州悬壶济世。富园承其父亲的衣钵,又入太医院医学馆学习深造。1890年,黎普泰年逾古稀,医馆业务需要寻找助手,谭富园遂接受舅舅黎普泰的邀请再度来美,成为黎普泰的助理^{[5]185}。1893年,黎普泰去世后,富园前往雷德兰兹(Redlands)开设医馆。谭富园凭借自己的医术,广受当地患者的信任与欢迎,声名日起,但也引来了当地医生的不满与攻击,富园利用媒体正面回应,在报刊上发表多则治愈医案,此场笔战使富园名声大振,加州各地患者纷来求治。

1895年,谭富园将医馆迁至洛杉矶,并邀请黎普泰的儿子黎荣(Li Wing)一同加入(图2),医馆名为富荣医局(Foo & Wing Herb Company),地址初在南百老汇大街929号(929 South Broadway),后搬至南橄榄大街903号(903 South Olive Street)。在洛杉矶最初行医的几年,谭富园在美国报刊中大幅发表中医药相关文章,所涉内容有历年医案和常见疾病的中医治疗,同时将这些文章汇编为书籍出版,名为《东方医学之真义与方法》(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Its Principles and Methods),并且希望籍此在美国大学中开设中医学课程,以发扬中国国粹,此倡议得到了一众白人好友的支持。19世纪末期,美国加州旧金山与洛杉矶是当时草药店与华人中医师数量最多的两个城市,而在洛杉矶的众多医馆中,又属谭富园开设的医馆患者最多^{[21]32-43},可见谭富园的影响力与代表性。根据美国报纸刊登的富荣医局的广告所示,谭富园一直在洛杉矶行医至19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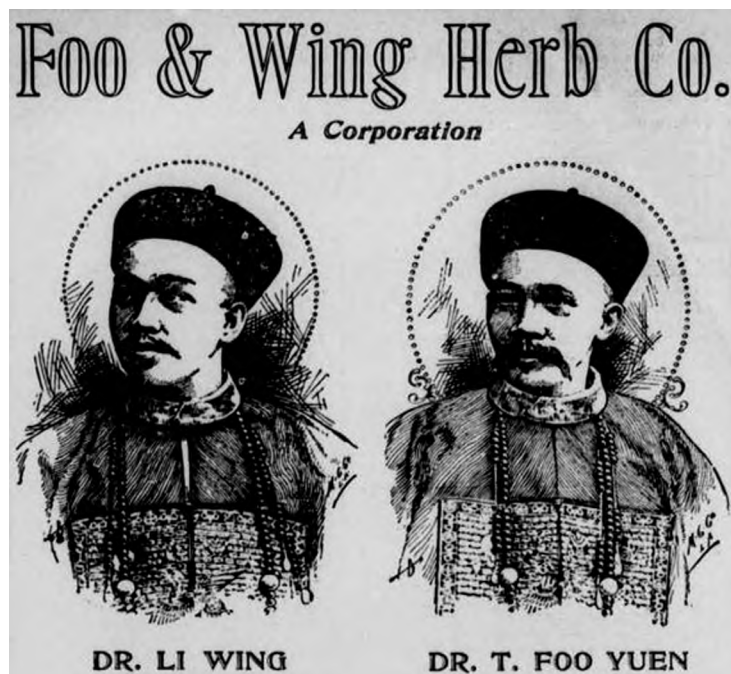


图2 黎荣与谭富园画像（图片来源于 *The Herald*）

谭良（Tom Leung，1875—1931），字张孝，广东顺德人。少时就学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1899年应堂兄谭富园邀请赴美国，起初在富荣医局当出纳，之后向谭富园学习医术，作为他的助手在富荣医局行医。1901年短暂回国，1902年携妻子家人一同赴美，继续在富荣医局行医^{[22][11-12]}。谭良在医药方面的收入，成为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筹办商务公司时，谭良积极捐款，后被委任为保皇会洛杉矶分会会长，开始参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会活动。根据谭良的女儿路易斯·梁·拉逊（Louise Leung Larson）回忆，谭良在富荣医局工作之时，为保皇会选派留学洛杉矶的学生提供住宿，也经常与保皇会各成员相聚，讨论保皇会的活动与中国的政治形势。1914年，谭良离开富荣医局，开设医馆，独立行医，与谭富园成为竞争对手，曾出版书籍《中国草药科学》（*Chinese Herbal Science*）。谭良每月收入有4 000美元，是洛杉矶地区中产阶级的第一个华人家庭^{[23][12]}。1931年，谭良患病去世，谭良的儿子承袭父业，但后因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中草药被限制入境，被迫结束了医馆生意。

（二）医业经营走向非华人群体

从以上历程可见，三位医家行医一脉相承。从黎普泰起家于唐人街，到后来走出华人社区，不断扩展业务，形成以非华人患者群体为目标客户并且走进美国人社区的现象。正如当时美国《先驱报》（*The Herald*）报道所说，“黎普泰是第一个离开自己的同胞，勇敢地走到白人中去的中国医生，他倡导中国的医学体系，并在白人中建立了有利可图的业务”^[24]。谭富园在雷德兰兹积累一定的声望后，经朋友和患者的鼓励，前往更大的城市洛杉矶发展，将位于住宅区的南橄榄大街903号作为医馆地址，后来又在奥克兰（Oakland）、波士顿（Boston）等地开设医馆。谭良在谭富园的富荣医局行医多年后，1914年在洛杉矶开设了自己的医馆，最初地址在皮科街1619号（1619 West Pico Street），但因为皮科街离市中心太远，生意不好，谭良又在市中心的主街711号（711 Main Street）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以方便患者就诊^{[25][11]}。同样，随着业务的发展，谭良在圣地亚哥（San Diego）、雷德兰兹和里佛赛德（Riverside）多地开设医馆。由此可以看出，谭富园与谭良二人医馆选址的原则是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靠近非华人住宅区。

另外，在排华背景下，大量华人被限制入境美国或被驱逐出境，华人患者数量的减少，一定程度上

也是推动华人中医师转向非华人顾客的原因之一。不过，走出唐人街也有现实考量。唐人街居住环境拥挤、卫生环境恶劣，经常受到美国卫生机构和媒体的批评，被认为是引起各种传染病的根本原因。因此，谭富园与谭良将医馆搬出唐人街，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也可缓解白人患者对潜在传染病的担忧。

二、三位华人中医师的生存和融入策略

黎普泰、谭富园和谭良三位中医师在当时美国华人群体中是令人瞩目的特例，他们的成功背后有着相应的策略，对考察中国文化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中医药临床疗效显著

黎普泰、谭富园等人的成功，首先是基于美国白人对其临床疗效的认可。与当时的西医疗法相比，中医药有独特的优势。19世纪，美国正规医学的临床疗效不佳，甚至因疗法过于峻猛或使用奎宁、乌头碱、阿片等合成药物而对人体造成有害的后果，“美国临床医生治疗主要凭运气”^{[21]35}，因此美国患者更倾向于寻求家庭医疗、民间医生和非正规行医者的诊疗，这些非正规医疗派别在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6]170}。相较而言，中医药的疗效并不逊色于美国正规或非正规医学的治疗效果，尤其是黎普泰等人具有较高明的诊治技术。

例如，中医脉诊是一种独特的诊病方式，有经验的中医师可以从局部的脉象中察知全身的症状。黎普泰并不精通外文，不便与非华人患者交流，但他恰恰发挥了这一诊法的长处。他基本不采取问诊的方式，仅通过诊脉来诊断患者的病情，其他事务则雇用一位白人秘书来与患者交流。这种诊断方法令媒体感到惊讶和神奇。1883年《洛杉矶先驱报》(*Daily Los Angeles Herald*)等报刊对黎普泰的报道中，就细致描述了这一诊断方法：“黎普泰将患者的手放在蓝色的丝垫上，然后用他的三个修长的手指感受他们的脉搏。他摸右侧脉搏来诊察脑、胃、肾的情况，然后摸左侧脉搏来了解心、肝、肺的情况。”^[27]在谭富园、谭良行医时，虽然已经能娴熟掌握英语，但仍坚持以脉诊为主。他们宣传说，脉诊是中医仅有的诊断方法，“中医单凭两只手腕处的脉搏来诊断病情，除了外伤之外，不进行其他的检查”^{[28]14}。他们通过触摸患者两手腕处的脉搏，来了解患者的病情，再反过来向患者讲述所患的病证，而不是让患者主动向医生讲述。这对于获得患者的认可十分重要，能够让患者迅速产生信任感，并继续接受治疗。有患者说：“谭医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除了我的年龄。他摸了摸我的脉搏，就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并告诉我更多关于我身体状况的细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符合我的经历，这让我对谭医生立刻充满了信心。”^{[27]177}在白人患者致谭富园的感谢信中，这一点也被频繁提及^[29]。谭富园利用白人患者的好奇心理，向大众介绍脉诊技能的高难度，“诊脉的能力并非所有人都能掌握，这项技能需要天赋，并经过长期耐心的训练才能获得”^{[28]17}，以此显示华人中医师的医术高超。

在治疗上，他们也很好地发挥了中医的优势。中医在制定疾病治疗法则时，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具体情况从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在黎普泰行医早期便细心观察与留意美国的气候环境、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以及白人的体质和所患疾病种类等，经过几十年积累遂掌握白人患者的诊疗经验，取得很好疗效。到19世纪80年代，黎普泰的患者几乎全是白人，有报纸评价他的医术：“黎普泰或许可以通过他的草药茶创造奇迹。我们相信只有中国人才是适合他的患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30]黎普泰去世后，谭富园与黎荣一同合作开办医馆，在宣传广告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即继承了黎普泰数十年的行医案例和诊疗经验，作为富荣医局的一大特色和优势，这也向美国非华人患者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医药也适用于治疗非华人群体的疾病，而非仅仅适用于华人。

谭富园在广告中列出的善治病种，包括“肾和膀胱的病证、痔疮、风湿病、麻痹、最严重的神经痛、慢性便秘、肝和胃的病证、脊柱疾病、肺部疾病、盗汗、哮喘和其他支气管病症，以及女性疾病”^[31-34]。

即使到现在,在这些慢性疾病的诊治方面,中医药仍有明显特色优势。谭富园还经常在报刊中刊登出已治愈的白人患者书信,患者多述及曾长期受到病痛困扰,或多方求治皆无良效,或被其他医生告知无法治愈,经过朋友推荐或听闻谭富园医术了得,遂来尝试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症状减轻,乃至痊愈。这些书信从患者角度叙述自己的病情与治疗经历,深化了美国大众对中医疗效的了解。

(二) 从疗效宣传到理念传播

善于与美国社会沟通的谭富园和谭良,还从疗效宣传进而发展到文化传播。他们先后出版《东方医学之真义与方法》和《中国草药科学》,细致地讲述了每一类疾病的中西治疗对比,解释了中医治疗的优势。从患者书信中的反馈来看,美国患者对中医的认同不仅仅是疗效显著,中医的疾病观、健康观也在影响着他们。他们传达了如下中医药特有的优点。

其一,中医是基于整体观念的医学。被问及所治疗的专长疾病有哪些时,谭富园告诉患者,“我们治疗人体系统的所有疾病”^{[28]16},没有细致的分科,并进一步解释道,“我们确定身体内部哪些器官患病以及损伤的程度,并采取治疗措施,帮助这些器官从紊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28]16}。所以华人中医师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诊疗,具有同一症状的两位患者,病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其二,平衡和谐的治疗观念。中医的治疗理念是在整体观指导下,通过服用草药调理病变脏器,使机体各脏器的生理活动协调平衡,以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除了服用天然的草药之外,规律适度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医治疗的一部分。最让美国患者印象深刻的是华人中医师对他们日常饮食的限制,“他(黎普泰)接下来命令他们不要吃贝类、鱼或未煮熟的水果,更不用说家禽、炸肉、鸡蛋、蔬菜、所有酒类和一切酸味的东西。黎普泰行医三十年来,一直让他的患者喝热水”^[30]。在患者致谭富园的感谢书信中,也多次提及医生指导饮食的情况,除此之外,还包括锻炼作息、情绪调节、穿着防护等生活其他方面的细节。一对经黎普泰治愈的夫妇称,吃煮熟的食物、喝热水、戒糖等诸如此类的饮食特点,让他们的身体获益良多,并且在疾病治愈后,依旧坚持多年,这已然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28]94-95}。

其三,预防为主养生观念。部分患者进一步了解中医学体系后,意识到中医的价值在于“治未病”,这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在疾病未发生之前或疾病的早期阶段,就及时寻求中医的帮助,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为健康服药胜于为疾病服药”^{[28]1}。

中药草药汤剂的口感不佳,经常会令一些非华人患者抱怨。刘海铭研究指出,洛杉矶另一位华人中医师张翊唐考虑到汤剂的口感问题,曾改变草药的服用形式,将草药制作成药片,以便于患者服用^{[35]64}。但黎普泰、谭富园等坚持使用草药汤剂来治疗疾病。美国参议员利兰·斯坦福曾向黎普泰建议:“使用化学制剂,将草药浓缩成丸剂和散剂,并制成小剂量服用。这样可以去除草药的苦味,患者们就不会对草药反感了。”^{[27]101}黎普泰则表示:“必须将草药制成汤剂形式来治疗疾病,若想试图改善汤剂的口感,消除苦味,则会破坏药物的性能和影响治疗效果。”^{[27]101}草药汤剂能体现药物的天然性,其中还体现着中医“君臣佐使”“辨证论治”的处方思想,最终为美国患者所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近代中国积弱的现实,加上排华风潮的影响,即使曾经引起西方知识分子兴趣的“孔子学说”,也受到美国媒体批评^[36]。但此时中医却能够在美国媒体上发出正面的声音,并得到不少美国人的肯定,形成文化理念传播的良好效果。

(三) 业务经营中的“迎合”与调适

虽然中医药具有显著的疗效优势,但是非华人群体对于中医药往往持陌生和怀疑态度。所以,与国内中医相比,在美华人中医师需要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一些改变,以适应美国的行医环境,以便取得非华人患者的信任。

在服饰穿着方面，为迎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中式长衫是黎普泰和谭富园的日常服饰，也是面对患者时的服装。在刊登的医馆广告中，也附有穿着中式长衫或清代朝服的医师画像（图3）。进入20世纪后，其他华人中医师已经开始穿着“三件套西式西装和帽子”^{[37]104}作为工作服装，虽然谭良日常也喜欢穿西服，但是在面对非华人患者时，还是选择穿中式长衫，以此凸显东方中医的形象。



图3 谭富园着中式长衫画像（图片来源于 *The Herald*）

在环境和服务方面，谭富园与谭良的医馆走出了唐人街，更多地偏向西方风格。他们的建筑是维多利亚式的，“以高雅的美式风格布置他们的办公室”^{[21]37}，设有候诊室、诊室、药房以及厨房。与国内药铺医馆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药房里没有设置展示人参、燕窝、鹿茸等名贵药材的展柜，“一个长柜台，后面是两排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有一种草药，柜台上还有装着草药的大罐子”^{[25]88-89}。医馆内通常会聘用一位白人女性作为接待员，负责引导就诊、问候病情等工作。药房内的药剂师不仅负责为患者抓药，还可以为患者提供煎药服务，患者可在医馆先服用一剂煎煮好的草药茶，剩下的药再带回去。“宽敞的等候室配有深沙发和舒适的椅子。患者们在一个镶着粉红色人造玫瑰的白色格子凉亭里，坐在小圆桌旁喝着草药茶”^{[25]111}。此外，医馆还有通讯医疗的业务，以方便外地患者就诊。谭富园让患者提供书信，清楚描述症状后，将草药邮寄给患者；谭良则为加拿大的患者设计了问卷单，让患者通过填写问卷单的方式清楚描述自己的病痛和身体状况，以便诊断与开方。为了与非华人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在圣诞节等节日之时，谭良会向患者赠送百合花、贺卡，以及印有医馆名字的日历和尺子等物。

在应用药物方面，也体现了对西方习俗的尊重。中医所用药物，多来自天然，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黎普泰有时也会使用动物类药物来治疗疾病^{[21]51}。但西方社会对于应用动物药有较负面的看法。1875年有报刊曾报道记者进入黎普泰医馆调查所见，有老虎和狮子的骨头、犀牛皮、水蛭、蜈蚣等，记者看到医生正在熬制的汤药，形容仿佛是“女巫在配制可怕的药水”，吓得夺门而出^[38]。到了谭富园与谭良时期，医馆开始对此做出改变，不再使用动物类药物。他们登报指出：“我们所使用草药均采集自中国的山区，有3 000多种，包括植物的根、树皮、花、叶和浆果。”^{[28]14}谭富园还通过患者来信为证：“我从谭富园医生的医馆拿过很多包草药，我要郑重声明，没有任何草药能比这更干净，没有任何动物类药物。”^{[28]31}

(四) 回击美国西医的攻击

尽管华人中医师凭借自己的医术赢得了美国大众的信赖，但他们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也造成了医疗市场上的竞争，因而引来了美国医生的诋毁与攻击。他们攻击华人中医师是骗子，称“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从我们的商人和银行家那里获得了30 000多美元”^[39]。而那些轻信中医药治疗的患者也被认为愚蠢无知，美国医生抨击说：“中国人的医学知识非常落后，他们的方法建立在无知和迷信的基础上，与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荒谬和原始。”^[40]“中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黑暗时代的幸存者，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一切疾病都是由超自然的因素或因冒犯了邪灵所引起的。当地医生通过符咒、咒语或其他手段来安抚或驱赶，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41]

谭富园在《先驱报》《洛杉矶先驱报》《旧金山消息》(*The San Francisco Call*)等各大报刊上积极发表中医药文章，强调中医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经验传承。中医是一种古老的医学体系，在疾病的治疗效果方面优于美国的医学体系，“毕竟，成功是检验任何体系优点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我们准备与其他医学体系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东方医学体系有完全的知识理论，以及基于自然法则所理解的生活知识”^[28]¹⁵。

谭富园的努力得到不少白人好友和患者的支持，他们以书信的方式向美国大众讲述自己的认识。1897年1月《先驱报》刊载了一位名为詹姆斯·拉雷斯韦尔(James Rracewell)的牧师写给公众的信，信中讲述了与谭富园的认识过程，在经谭富园诊疗后，牧师认可了他的医术，并认为他是一位受过教育、有责任心的绅士，应当得到同等的尊重，不应因种族而受到歧视^[42]。患者乔治·哈扎德(George W. Hazard)在他的感谢信中认为，中医学体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优于美国的医学，并且指出某些媒体报刊对中医药的诋毁是“一种时尚，因为它来自一个被认为智力低于白人的民族，但是一些事实表明，这种流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仅仅因为它已经流传了百年，并且因为它对我们陌生，就诋毁它、歧视它，在我看来这不是智慧的标志，而是愚蠢的民族自豪感的标志，或是对种族的偏见，这使得我们无法看到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优势”^[42]。非华人患者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大众对华人和中医药的偏见。

三、20世纪前期在美华人中医师业务的衰落

黎普泰、谭富园等中医师在美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文化偏见，但最终他们还是无法避免制度管束，不得不结束业务。

在殖民后期和独立时期，美国各个州都有关于医师的执业法律，但并不严格。1847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促使各州陆续出台更具强制性的许可法律，对业医资格、行医宣传的规管逐渐变得严格。这对华人中医师的影响渐渐浮现。

1878年，清政府驻美公使在旧金山设立领事馆，这是清政府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当时，华人中医师为了符合开业行医的要求，常常求助于清政府驻美官员，来为他们证明医生身份。如谭富园刊登出驻旧金山总领事黎荣耀的证明信件^[28]²¹，谭良展示了清朝驻美国钦使梁诚的证明信件^[25]¹⁷⁻¹⁹。随着有关管理的实施，华人中医师为了规避无证行医带来的风险，在实际行医过程中不收取患者的诊费，只通过售卖草药来赚取费用。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会被指控非法行医。在早期，华人中医师可以寻求律师的辩护和患者的求情之词，在律师与患者的帮助下，可通过缴纳罚金而豁免。如黎普泰曾遇到诉讼，幸得参议员利兰·斯坦福拨出15 000美元作为律师费和诉讼费来帮助他^[27]⁹⁹⁻¹⁰⁰；伍于念也多次受到起诉，但都因患者求情而未被定罪^[43]⁶⁴。

但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医学会的权力日益壮大，联合美国法律界、警察界共同对无行医执照的医生进行逮捕，限制他们在医疗市场上的活动。1914年，谭富园在洛杉矶被逮捕，并被指控欺诈^[44]，尽

管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但此后谭富园不再在英文报刊上大幅刊登医馆广告，而是选择在西班牙文报纸《新闻界》(La Prensa)上刊登广告，广告内容非常简短。谭良的女儿路易斯·梁·拉逊称其父亲曾被逮捕100多次，“爸爸(谭良)被警察的巡逻车带走的时候很镇定，他已经为这些危机安排好了后面的事。警察一到医馆，秘书就给第一国民银行的朋友打电话安排保释。他从不用进监狱。爸爸的律师是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和保罗·申克(Paul Schenck)，两人都是知名律师，……有时，爸爸会认罪，有时则会接受审判。他输的次数比赢的次数多，总共支付了5000美元的罚款”^{[25]71-72}。1923年之后，谭良不再称自己是医生，只是售卖草药，这才避免了被逮捕的危险。

20世纪20年代以后，华人中医师已被美国排挤出主流医疗市场，退回唐人街，为华人群体服务。究其原因，除了医师行医执照的要求之外，此时期西方医学在疾病病理、诊断技术、化学药物等各方面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医在基础理论和诊疗效果上都出现了极大的落差，被视为非科学的医学。美国医疗机构对没有行医执照的医师的打击，也致使从事医学职业的华人中医师子女不再选择中医这一专业^{[37]220}，美国华人中医师数量逐渐减少。此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草药的进口贸易受到限制，草药的不足直接影响了美国中医药业的发展，而令其渐趋衰落。但是华人中医师在行医过程中向美国大众传播的中医药文化，却为20世纪70年代中医在美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四、对文化传播策略的思考

当前中华文化正在不断“走出去”，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也在加大。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阴阳和合、以人为本等核心价值理念。中华文化可归纳为“一源三流、两支五经”^①^{[45]144-145}，“一源三流”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中医药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表明了中医药的关键作用，中医界学者亦对此纷纷开展命题研究^[46]，发展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中医药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既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推动了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有助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47]。回顾黎普泰、谭富园和谭良三位在美华人中医师的案例，有不少值得思考、借鉴的地方。

首先，体现了中医药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传播功能。三位中医师的成功首先归功于他们高明的中医诊疗技术。黎普泰早期为华人治病，很快名声远扬，吸引了不少白人前来就诊。他们认真研究白人的体质和疾病特点，形成了更有针对性的有效治法，凭着显著的疗效，向非华人群体发展业务，使得中医药行业得以立足，这充分说明传统中医药走向世界在技术和应用上是完全可行的。从实际成效来看，这种方式对中国文化传播的推动也是非常有力的。

其次，文化传播受制于制度环境。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在美华人不得不从事美国人不愿意做的餐饮、洗衣等职业，这其实是华人在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下的产物^[48]。相较之下，三位华人中医师不但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皆取得成功，而且由于中医药具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他们在向非华人患者展现医疗技术的同时，也将传统文化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给白人看病，这些中药治愈的是身体的疾病，也是思想上的偏见”^[49]。黎普泰等人通过中医药与当地非华人群体之间架起了一座跨文化的桥梁，为对抗种族主义、促进种族间的融洽作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西方医事卫生制度的紧收，最终导致中医药走向非华人群体的趋势被遏制。这并不是因为中医技术退步或种族主义加深，而是受医学国家化进程下法制因素的影响，少数华人中医师显然无力左右。

① 即一个源头：易经；三个流派：儒、释、道；两个支撑点：中医、中国传统艺术；五部经典：《易经》《论语》《道德经》《六祖坛经》《黄帝内经》。

最后,文化传播需要本土后盾。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自信空前低落,国内也一度兴起“废止中医”的论调,民国政府还不断出台限制中医的政策^{[50]271-284},这当然无法为海外的华人中医师提供任何学理和权利上的支撑。直至20世纪中后期,“中医热”在美国再度兴起,情况就不一样了。1971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访华期间接受中医针灸治疗,次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部分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针灸麻醉手术,这些成为中医在美国复兴的契机。1973年美国的马里兰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通过了针灸法,承认了中医针灸的合法性^[51]。这股“针灸热”一直延续至今。不难看到,这一时期中医能够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医事卫生制度中产生突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发展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影响密不可分。正是在国家支持下中医药发展的一系列突出成就,为海外中医注入了新的活力,曾长年困守华人社区的中医重新向美国主流社会流动,甚至成为美国医疗科研中的热门课题。由此可见,本土的就是世界的,本土的发扬是国际传播的基石。

综上,培养复合型人才对当下中医药海外传播极具重要性。如扎实掌握中医药专业知识技能,了解海外不同国家对中医师执业的政策法规,这是海外中医师行医的前提;其次,通晓当地语言,熟悉中西文化差异,积极融入当地的习俗文化、气候环境和生活习惯等,以打破文化壁垒,实现跨文化沟通,这不仅是与患者沟通的基础,也是中医药实现从疗效宣传到文化传播的基础;再者,讲述中医药历史故事、撰写中医药科普文章等,以多元化传播形式向大众普及中医药知识,提升大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最后,需做好译介工作,将中医典籍翻译成多种语言,构建中医药知识的国际话语体系,发展海外中医药教育,以培养更多中医药国际化人才。

参考文献

- [1] 廖育群,傅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 [2] Bowen WM. The Five Era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alifornia[C]//Susie Lan Cassel. *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History 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2002.
- [3] 蔡捷恩. 中医药之路[M]. 蔡颖毅,周好,整理.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
- [4] Wu ES. *The Utilization of Spiritual Capital by the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D]. Berkeley: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2010.
- [5] 区宠赐. 旅美三邑总会馆简史:1850—1974[M]. 三藩:旅美三邑总会馆,1975.
- [6] 江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门文史:第29辑[M]. 出版地与出版社不详,1995.
- [7]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 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 [8] 潮龙起. 美国华人史:1848—1949[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 [9] 张纯如. 美国华人史: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一百五十年华人史诗[M]. 陈荣彬,译.台北:远足文化出版社,2018.
- [10] 盖燮. 美国约翰德市的“中国节”[J]. 岭南文史,1991(1):39.
- [11] 赵中振. 沧海遗珠:被遗忘的中医药博物馆[J]. 中华医史杂志,2018,48(1):47-53.
- [12] 张大庆. 20世纪初美国的中西医论争[J]. 中国科技史杂志,2021,42(3):318,322-334.
- [13] 李健明. 沧海扬帆:乐从华人华侨历史[M]. 出版地与出版社不详,2014.
- [14] Anonymous. Dr. Li Po Tai[N]. *Weekly Trinity journal*, 1870-12-03(2).
- [15] 刘伯骥. 美国华侨史[M]. 2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
- [16] Anonymous. Personal and Pertinent[N]. *Wilmington Daily Commercial*, 1876-03-05(1).
- [17] Anonymous. Personal[N]. *Chicago Daily Tribune*, 1876-04-25(4).

- [18] Anonymous. Dr. Li Po Tai[N]. *Phillipsburg Herald*, 1883-12-20(7).
- [19] Anonymous. Dr. Li Po Tai[N]. *Semi-weekly Bourbon News*, 1883-12-21(2).
- [20] Anonymous. Lined with Gems[N]. *The Morning Call*, 1893-03-23(8).
- [21] Bowen WM.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 Discourse-based Study of Culture-driven Medical Change*[D]. Riversi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1993.
- [22] 方志钦. 康梁与保皇会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 [23] Anonymous. A New Departure[N]. *The Herald*, 1897-04-25(17).
- [24] Anonymous. How to Cure a Cold[N]. *The Herald*, 1898-03-08(29).
- [25] Larson LL. *Sweet Bamboo: Sage of a Chinese American Family*[M]. Los Angel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0.
- [26] 约翰·杜菲 (John Duffy). 从体液论到医学科学: 美国医学的演进历程 [M]. 张大庆, 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0.
- [27] Anonymous. A Prosperous Chinese Physician[N]. *Daily Los Angeles Herald*, 1883-11-25(4).
- [28] Tan FY.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Its Principles and Methods*[M]. Los Angeles: Foo and Wing Herb Company/Geo. Rice & Sons, 1897.
- [29] Qi YQ, Zheng H. Liu S. American Patients'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 Interpretation of Letters from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21,4(3):158-164.
- [30] Anonymous. A Chinese Physician[N]. *Eureka Daily Sentinel*, 1883-11-29(2).
- [31] Anonymous. A Card to the Public[N]. *The Herald*, 1896-03-31(10).
- [32] Anonymous. The Crowning Honor Ids Truth[N]. *The Herald*, 1896-06-07(10).
- [33] Anonymous. Returned to Oakland[N]. *The San Francisco Call*, 1911-12-17(73).
- [34] Anonymous. Returned to Oakland[N]. *The San Francisco Call*, 1911-12-31(23).
- [35] Liu HM.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Chinese Family: Immigrant Letters, 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6] 张涛. 美国报纸上的孔子与近代中国的衰落 1882—1920[J]. 孔子研究, 2010(5):104-116.
- [37] Shelton TV. *Herbs and Roots: A History of Chinese Doctors in the American Medical Marketplac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38] Anonymous. A Chinese Drug-Store[N]. *The Andrew County Republican*, 1875-11-05(6).
- [39] Anonymous.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N]. *The Western Democrat*, 1866-10-16(1).
- [40] Anonymous. A Chinese Drugshop[N]. *Birmingham State Herald*, 1897-04-02(3).
- [41] Anonymous. Chinese Medicine[N]. *The Lakeland Evening Telegram*, 1912-08-07(4).
- [42] Anonymous. A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N]. *The Herald*, 1897-01-03(22).
- [43] Barlow JG, Richardson C. *China Doctor of John Day*[M]. Portland: Binford and Mort, 1979.
- [44] Anonymous. Straight Talk[N]. *Goodwin's Weekly*, 1914-08-01(4).
- [45] 鞠建东. 中国文化思想选读: 儒家、道家、医家、兵家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 [46] 王长青. “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现实价值探析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17(4):211-215.
- [47] 张宗明.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锋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21(2):71-77.
- [48] 刘海铭, 李爱慧. 炒杂碎: 美国餐饮史中的华裔文化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0(1):1-15.
- [49] 王小燕.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医书写与中医药文化传播 [J].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20,33(3):48-58.
- [50] 邓铁涛. 中医近代史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51] 李永明. 针灸: 中国外销的奇葩 [J]. 中医药导报, 2015,21(18):1-3,7.

(本文编辑 杨杨)